

济宁革命斗争故事丛书

鲤鱼鸭子阵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济宁市教育局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鲤鱼鸭子阵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济宁市教育局编

济宁革命斗争故事丛书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鲤鱼鸭子阵 /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济宁市教育局
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8

(济宁革命斗争故事丛书)

ISBN 7-80199-258-X

I. 鲤... II. 中... III. 抗日战争—史料—济
宁市—通俗读物 IV.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764 号

书 名: 鲤鱼鸭子阵

编 者: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济宁市教育局

责任编辑: 高秀清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宁菲斯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开

字 数: 109 千字

印 张: 6.2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258-X/K·198

定 价: 6.00 元

《济宁革命斗争故事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 任	赵树国		
副 主 任	祝金焕	王云鹏	董书华
委 员	李心善	宋继法	侯晓滨
	张延根	张学元	苏庆营
	殷昭国	李仲波	
编 审	李心善	宋继法	
特邀编审	秦 臻	王昭溪	赵 萍
主 编	殷昭国		
副 主 编	韩百功	乔洪印	李治朴

序 言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济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济宁市教育局联合编撰的《济宁革命斗争故事丛书》正式出版了。它不仅是有价值的济宁地方党史丛书,而且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向胜利纪念日献上的一份厚礼。

孔孟之乡济宁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东起泗河之源,西临武翟山下,南到微山湖畔,北及黄河之滨的济宁大地上,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发动和领导人民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运动之中,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壮丽乐章。本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了那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再现了革命前辈和先烈们英勇不屈、百折不挠、浴血疆场的真实情景,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歌颂了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丰功伟绩。本丛书故事曲折生动,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且图文并茂,读起来引人入胜。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青少年阅读这套丛书，将会进一步增强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受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更加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将会进一步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确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养成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将会进一步感受到革命前辈那种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搏，刻苦学习，全面发展，担负起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光荣使命。我也希望全市的党员、干部都认真地读一读《济宁革命斗争故事丛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守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崇高品质，与时俱进，锐意进取，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市、组群结构大城市而努力奋斗，在这块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前赴后继、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创造新的辉煌。

中共济宁市委副书记 赵树国

目 录

序 言.....	(1)
狱中斗敌.....	冯 起(1)
智送文件	魏 克(20)
草桥“阅兵”	周振华(25)
一窝端	李延法(30)
巧夺“给养”	莫叶林(37)
奇袭塘湖站	冯博慧(47)
火烧汽艇	王锡武(57)
县大队智斗日伪军	张宪领(65)
鲤鱼鸭子阵	李 军(85)
巧打布车	李金陵(93)
王光赴宴	李兴华(96)
智毙高岗.....	李金陵(105)
王排长骂阵斗敌.....	杨凤兰(114)

夺 药.....	王汝昆(118)
劈波扬帆.....	刘玉书(134)
借 路.....	冯永诚(154)
火烧张桥.....	李孔章(169)
深夜歼敌.....	刘大玉(176)
后 记.....	(184)

狱 中 斗 敌

冯 起

铁 窗 遇 难 友

稀稀落落的鞭炮声，越过珍珠泉的高墙，透进冷冰冰的铁窗，像是在提醒难友们：1937年春节就要到来了。

一年一度的春节，总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可是我们却失去了欢渡春节的人身自由。此时，泉水淙淙的珍珠泉成了伪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军法处，设有公堂和监房。监房是两间东屋，每间屋里都关押着三、四十人，拥挤不堪，别说躺下，站都站不下，累得实在受不住，人们就轮换着抱着双膝在众人脚下蹲一会儿。三九寒天，狱警每天就扔给每人两块干粮一碗水，吃不吃不问。人们只有每天早晨的一次放风机会，此外就得在屋里拉屎撒尿，臭气熏天。我是刚来这里不几天的新号，令人难忍地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



过了两天，又来了两个青年犯人。他们扛着白印花兰粗布棉被，提着两包书，胸前也挂着同我一样写着“共产党犯”的白布条。白布条已经标明了我们各自的身份，为我们起到了联系作用。不一会儿，我们的眼光就对上了，互相看着。我忍不住小声先开口问道：

“从哪里来？”

“反省院。你从哪里来”？

“曹州”。

稍停了一会，我又问：

“家在哪里？”

“范县”，你呢：“邹县”。

听说他俩是从反省院转来的，我便想起了韩维密同志。韩维密同志是邹县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山东省委被破坏时他在济南一乡师被捕，关押在反省院。此时，我很想知道反省院和韩维密同志的情况，便问道：

“你们在反省院认识韩维密吗？他好吧？”

“认识，他很好，不愧是共产党员，有骨气。”

哎，你怎么认识他？”

“是同乡、同学，又是好友。你们在那里上学？”

“兖州的四乡师。”

原来，他俩一个叫孔凡阁，一个叫王登明，都是四乡师的学生，为抗日闹罢课斗争他们到过邹县。我还曾代表邹县抗日群众去慰问过他们。一来二去，我们

狱中斗敌

越说越近乎。从此，一有机会，我们便一个人在窗口挡着人，两人蹲下去小声谈话。我向他们讲了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发展情况，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反省院”和反“反省”绝食斗争的情况，并讨论了如何开展狱中斗争的问题。

腊月二十六黄昏时分，我正倚在冰冷的墙壁上独自沉思，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看守的喝斥声和金属的撞击声。“咣啷—，咣啷—”我扳着铁棍向外看去，五、六个持枪提棍的狱警正押着几个新号缓缓而来。走在头里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等完全看清他那张乱蓬蓬的长发覆盖下的黝黑脸膛时，我头懵地涨大了。是他——彭建华，莫非真的是他吗？一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这确是事实！建华身后还有周次温和李希杰同志。稍时，对面号房的铁门被打开了，建华和周次温高昂着头从容地走了进去，只听“咔嚓”一声锁响，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狱警又押着李希杰向别的号房走去。在野蛮的喝斥和炙心的铁燎声中，夜幕慢慢地降了下来，吞没了眼前的一切；一阵压抑、低沉、无能为力的痛苦抽打着我的心，使我想了许多……

自1927年以来，我和建华一直并肩秘密从事党的活动。1935年春，建立了中共邹县工委，他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在邹南一带开展反蒋抗日斗争，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读书会、农民合作社、教育用品合作社等组织，购买了枪支，为武装暴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物



质基础。斗争日趋深入,使国民党省党部头子秦启荣和邹县反动当局恨之人骨,于1936年秋派遣敌特分子混入我内部,暗中破坏组织,刺探情报。1937年1月,国民党山东省清共委员会的特务来邹县,和县警察局密谋,企图将我一网打尽。为保存力量,避开敌人锋芒,工委决定立即转入地下分散活动。按照工委决定,我西渡南阳湖到了曹州,但终被跟踪的特务抓来济南。当我被关进军法处时,唯一的希望寄托于建华等同志的身上,万万没有想到他也未脱魔掌。工委遭破坏,领导人被捕,其他同志的下落怎样?今后的斗争如何开展?尽管如此,邹县仍有步云亭、王文卿、刘仲民、董玉炳、韩崇熙、郑西琴、丁平等一批经过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同志,有他们在,斗争的烽火就不会熄灭。

第二天一早,我刚从被窝爬起来,发现建华正伫立在铁窗边。他神色严峻,充满青春活力的大眼正贪婪地凝视着朝霞灿烂的东方。当我们的视线相碰时,他触电般地怔了一下,接着投来的是无声的微笑。微笑中,我们相互明白着该明白的事情,相互鼓舞和增添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韩复榘断案

韩复榘统治山东多年,丑闻风传,我们早有所知。想不到我们同伪法官打了几次交道后,竟有机会领略

狱中斗敌

韩复榘的亲自断案。

那是1937年春节后他第一次开堂。公堂设在珍珠泉大院东侧的一所花厅里。厅外刀枪林立；厅里边，坐满了官儿模样的家伙，不消说，那坐在堂中央的便是军阀头子韩复榘。行刑的打手直挺挺地分列两边，如临大敌似的虎视着我们，堂前放着几十根军棍，几团麻绳和各种型号的镣铐等刑具。离花厅不远处，刑车隆隆地发动着，一派杀气。往日幽雅素静的花厅，而今却成了魔鬼的宫殿。

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相当激烈。因韩复榘不愿听蒋介石的，蒋介石就总想暗算他，关系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韩复榘对梁漱溟所搞的“乡村建设委员会”十分感兴趣，对共产党的镇压较之张韦村主持山东省国民党党部时稍有松懈。他曾说：我不管什么党派，谁要扰乱我的治安都不行，只要不扰乱我的治安我就不管。正因如此，孔凡阁、王登明两同志虽属于“共产党犯”，但他们用假供词骗过了韩复榘而得以获释。

开堂后，我们背堂席地而坐。一个穿长袍的报本官开始读本，他开口闭口地称我们为共产党犯，指责我们组织救国会、读书会等为犯罪。忽听背后“咣啷”一声响，但不知匪徒们捣鼓什么把戏。稍时，报本官说道：“报告韩主席，这两支长枪是从冯犯家里搜出来的。敬请过目。”



韩复榘噓了一声后，堂上进入死寂。

这时才知道，敌人不仅抓捕了我，还抄了家，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准备武装暴动的仅有的两支长枪竟也落入敌手。不知是忌讳口吃还是为了显示其风度，韩复榘轻意不说话，他惯用三种手势表示判决结果——右手往外摆，表示释放；往里摆，表示关押；若用食指指眉心或鼻尖，表示当即斩首。

时间在死寂中流过。显然，韩复榘是在以从我家抄的两支长枪为证权衡着我们的“罪”。他当时的表情和手势如何，我们无法看到。忽然两边的士兵和打手骚动了一下，但马上又转入平静。这也许是韩复榘又收回了表示某种裁决的手势所致。其实，我们早已做了牺牲的准备。

大堂静寂的像地狱。屁股坐得已经麻木了，而韩复榘还未做出结论。我烦躁得很，心想，要杀就杀，姓韩的要什么把戏！许久，韩复榘终于破例开口道：

“送送……送反省院！”

他的话音也许是在右手往里摆的同时发出的，先低后高，既口吃又显得十分烦躁。后来才知道，韩是准备杀害我们的，由于他这时已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同时据说他刚生了第一个儿子，为了借“新春佳节”讨吉利争阳寿才没有杀害我们。当我们被推上汽车时，一个官儿模样的人嘲讽说：“药房的先生不识字，尽乱拉抽屉。”显然他是指韩复榘说的。

狱中斗敌

韩复榘虽坐济南多年，时常出马断案，但毕竟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军阀，根本不懂“法律”，常常出笑话，难怪他的部下都私下撇嘴。按常识说，我们是要送法院的，而韩却信口下了送反省院的令。结果，反省院不收，刑车又把我们送到伪省高等法院。

狱中支部

伪高等法院设在普利门外，它既是韩复榘滥施淫威的场所，又是国民党省党部囚禁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魔窟。

我们到法院后，首先照面的是一个有 50 多岁的检察官，他装出一副和善公允的面孔，假仁假义地对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些青年人，干嘛要犯罪呢？多可惜！孔夫子说：“父母在子不能自专”。你们干嘛不在家安分守己？孝敬父母，在家抱娃子有多好！”

多么令人作呕的混话，我实在不愿听也不愿憋这口气，就反问他：

“凭着中国人的良心起来抗日，保家卫国，难道有罪吗？”

检察官略停了片刻，皮笑肉不笑地说：“不管怎样说吧，反正我们还要调查。”

检察官发给我们每人两本书，其中有一本叫《波罗密经》，另一本也是什么佛教书。他喋喋不休地说：“要



好好地读，年轻人吗，读经识典，少惹是非……”真好笑，他把我们当成了教徒，想让我们四大皆空。第一堂草率地结束后，看守将写着“共产党犯”的白布条挂在我们胸前，然后送我们去看守所。

看守所是法院的一处旁跨院，这里关着 400 多名所谓“犯人”，牢房多是平房，以“礼义廉耻”四字分别编号。周次温、李希杰同志被关在“廉”字号，我和建华作为“要犯”被关进最西北角一座新建的东西小楼里。楼的北面、西面是一丈多高的大墙，墙头和楼顶设有电网。楼分两层，外面只有一道铁门。楼里面，“王”字形的走道把楼切割成许多“鸽子笼”，逢交岔口就有铁门。建华住楼上 4 号，我住楼下 2 号，从看守所的大门到我的号房共要经过 7 道铁门。

敌人不仅在我们的胸前挂“共产党犯”的白布条，号房门口也挂上了同样的白牌子，旨在孤立我们，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普通犯人中有许多人是向往共产党的，平日想见共产党人见不到，他们见到我们这些带“白条”的非常高兴，总想利用一些可能的机会接近我们。当我们被推进监门时，不少人挤在监门口探望，他们看到我们胸前的白条后，相互议论说：“又是个共产党，好人。”“好样的！”进入号房后，许多同志相互问姓问道名，进行安慰，并向我介绍了狱中生活情况。过了一会儿，楼上传下话来说：“他俩刚来，先安定休息下吧，以后慢慢谈”。后来知道，这位传话人就是省委的赵健

狱中斗敌

民同志,就住在我楼上。另有一位同志介绍说,为了斗争需要,我们每天都在站岗。并让我担任楼下东边的岗,建华担任楼上中间走廊的岗,有人来时就咳嗽一声,让大家注意,回去坐好。不久我们便相互熟悉了。这里共关押着 12 名共产党员,除了我们邹县的 4 人外,有省委的赵健民;有胶东的孙学芝、宋长庆、刘德甫、理琪;有济南的姚仲明、石吉亭;有范县的王福昌。另有一位进步的党外人士尚履斋。同志们来自全省各地,素不相识,但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革命目标。于是,我们建立了狱中支部,由赵健民同志任支部书记,并负责同省委直接联系。

狱中支部的建立,使我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的火光,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同当局展开了斗争。

为了争取尽早获释,我们暗中秘密串连,研究他们的所谓法律,分析我们的案情,以干扰他们的法庭调查,减少不应有的损失。采取的措施是:一、尽可能进行翻供答辩;二、对一切没有证据的指控坚决不承认;三、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说理斗争。最后,检察官仍然对我们进行起诉,法院对彭建华、周次温、李希杰和我分别判了 5 年徒刑。因为那两支长枪的事,对我又加判了半年。尽管如此,结果比预想得要好些。重要的是,我们谁也没有暴露党的机密,没有暴露党的另外任何一个同志,没有使党受到任何损失。